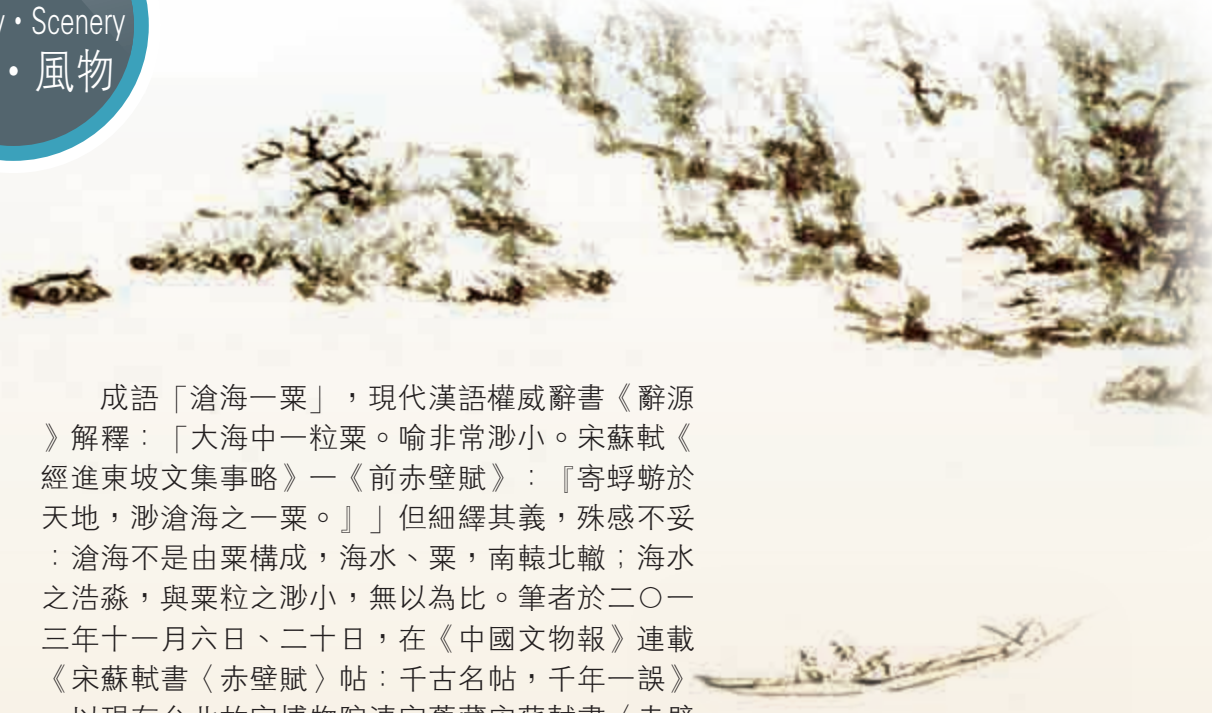


文化 Celebrity · Scenery 名人·風物



元趙孟頫繪《蘇軾小像》



姜舜源 文/圖

成語「滄海一粟」，現代漢語權威辭書《辭源》解釋：「大海中一粒粟。喻非常渺小。宋蘇軾《經進東坡文集事略》一《前赤壁賦》：『寄蜉蝣於天地，渺滄海之一粟。』」但細釋其義，殊感不妥：滄海不是由粟構成，海水、粟，南轅北轍；海水之浩淼，與粟粒之渺小，無以為比。筆者於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六日、二十日，在《中國文物報》連載《宋蘇軾書〈赤壁賦〉帖：千古名帖，千年一誤》，以現存台北故宮博物院清宮舊藏宋蘇軾書《赤壁賦》帖原件，證明「滄海一粟」係「浮海一粟」之誤。這引起湖北黃岡赤壁景區反彈，以此地於清光緒十八年（一八九二年）刻石《景蘇園帖》為據，力爭「滄海一粟」出蘇軾原意。筆者又撰文，列舉近世著名碑帖學者張伯英批評的「自明以後，刻蘇書者大都不辨真偽」，以及金石學家容庚、當代法書學者啟功、蔡鴻君，對《景蘇園帖》的指摘，說明此處刻石不足為據。後來又有一位語言學者提出「粟」本是「丹粟」，即細小的丹砂。但是滄海也不是由丹砂構成的，此解過於迂迴穿鑿，蘇軾本人詩文裏本來就有「太倉一米」。近年來筆者又接觸到更多版本資料，顯示「滄海一粟」就是「浮海一粟」，在輾轉傳抄和出版印刷過程中被誤寫。

集名家、名篇名帖於一身

蘇軾（一〇三七至一一〇一年）是宋代著名文學家、詩人、書法家、畫家。他的散文《赤壁賦》，是千古傳誦的文學名篇。清宮舊藏宋蘇軾書《赤壁賦》帖，為北宋元豐六年（一〇八三年）蘇軾親筆書寫，其後流傳過程大致是：在南宋時曾入宰相賈似道府收藏；在明朝曾先後被陸完、文徵明、文彭、項元汴等收藏家收藏；入清後曾被梁清標收藏，至乾隆時歸於宮中，並被乾隆皇帝編入書畫目錄總集《石渠寶笈》初編，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。

此卷縱高二十四厘米，橫長二百五十八厘米，全篇六百零八字。除文章開篇三十六字在流傳過程中受損，由明朝書法家文徵明模仿蘇軾書體補齊外，其餘六十三行五百七十二字，均為蘇軾手書真跡。古代不少法帖縱高都在二十三、二十四厘米上下，這是漢、晉一尺的長度，也就是「尺牘」的規格。

此卷是我國文學藝術史上罕有的集名家、名篇、名帖於一身的名作。在書法上，它是蘇東坡書法代表作，美術史界對其基本描述是：結字穩密，波磔俊發，豐腴渾厚，老健蒼勁。醞釀深厚而無一點俗氣，賦文工整，圓勁雄放，題識隨意，瀟灑秀逸。明代書畫家、畫理論家董其昌，以「坡公書多假筆」，為蘇軾書法「一病」。其實「假筆」是客觀物質條件改變，即「高几大案」帶來的執筆姿勢的改變形成的。

「高几大案」造成「假筆」特點

當代文學家、書畫家、文物鑒賞家啟功和故宮博物院文物專家、書畫家鄭珉中，均對筆者指出，五代（九〇七至九六〇年）之前，人們席地而坐，寫字時是左手擎着紙卷，頂多是將紙張置於矮几上，右手提筆寫字。

不管是擎着紙卷，還是低頭看着矮几上的紙張，眼睛與紙張、紙張之間都是垂直角度，右手執筆遠離紙卷、紙張，無所依憑，完全是上下、四周自由運動，那時沒有後代所謂「懸腕」不懸腕，就好比現在煮粥、燉肉，拿勺子，在鍋裏隨意攪動，廚藝上沒有「懸腕」不懸腕之說。宋初起「高几大案」出現，人們坐着與今天差不多的椅子，把胳膊放在案几上，執筆寫字，比以運筆大大地不自由了。作為宋代前期人，書法上又主張「一書初無意於佳乃佳爾」（蘇軾《論書》），創作上「我書意造本無法，點畫信手煩推求」（蘇軾《石蒼舒醉墨堂》），蘇軾隨形就勢，就多用「假筆」了。所謂「假筆」，就是單鈞臥筆，常常是拇指和食指執筆，肘、腕不大提起，有時使用側鋒，字勢稍扁微側。

「假筆」帶來的直接效果之一，就是左行的撇畫撤不出或者較短。因為肘部貼在案上，寫字時右腕右行、下行均無甚阻礙，漢字也很少左行的長畫，唯獨撇畫為左下長畫，「假筆」常常就撤不出去。對比王羲之《蘭亭序》帖和蘇軾《赤壁賦》帖，凡是撇畫，前者很撇得開，後者常常撤出較短。而這恰恰也是形成蘇書「聚墨痕」原因之一。

顯示「滄海一粟」之誤

以此《赤壁賦》帖，對照如今通行的蘇軾文集最權威版本——繁體版《經進東坡文集事略》（《文學古籍刊行社》一九五七年七月出版），頗多不同之處。兩者不同及基本情况依次如下：

「裴回」，作「徘徊」，古文同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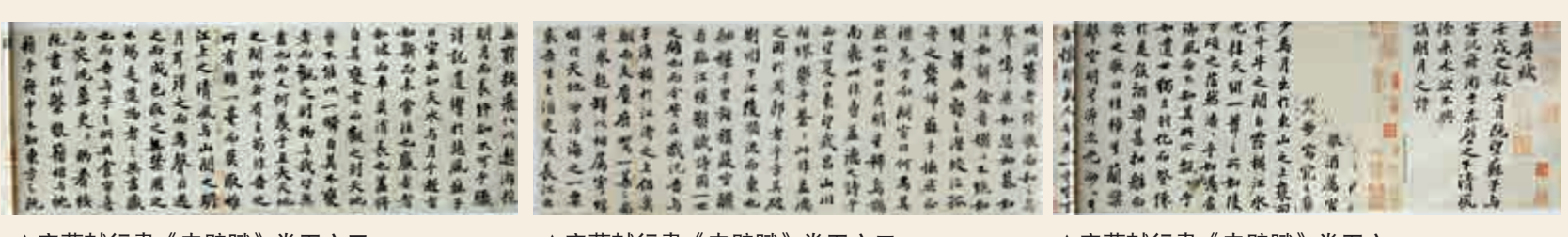
「陵」萬頃之茫然，作「凌」萬頃之茫然，古文同；

「憑」虛御風，作「馮」虛御風，通假；

「覆」，作「仙」，異體字；

滄海一粟 浮海一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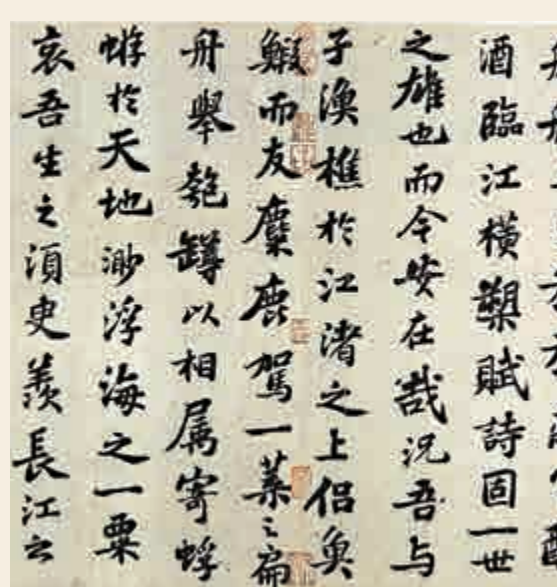
蘇軾《赤壁賦》帖真跡揭千年之誤



▲宋蘇軾行書《赤壁賦》卷五之三 ▲宋蘇軾行書《赤壁賦》卷五之二 ▲宋蘇軾行書《赤壁賦》卷五之一



▲宋蘇軾行書《赤壁賦》卷五之四



▲宋蘇軾行書《赤壁賦》卷五之五，倒數第二行可見「浮海一粟」



▲蘇軾《寒食詩》帖，與《赤壁賦》帖同年書寫

「余」懷，作「予」懷，音同義同；

「渺」浮海之一粟，作「滄」滄海之一粟；

「羸」虛，作「盈」虛，假借字；

「食」，作「適」，假借字；

「杯」漿，狼藉，作「盤」狼藉，異體字；

以上九處異文，「渺」浮海之一粟，作「滄」滄海之一粟，問題比較大。可能因為繁體字形相近，而在傳抄中易字。「滄海一粟」已成成語，以訛傳訛近千年。《辭源》認為語出蘇軾《赤壁賦》，《辭源》所本康熙時期所編《佩文韻府》也如此。這就涉及到孰是孰非問題。

錯誤始自《經進東坡文集事略》

蘇軾著作集體難題多。蘇軾在世時，有自己編定的《東坡集》、《後集》、《內制集》、《外制集》、《奏議》、《和陶集》，共六種集子刊行，並均在他逝世

兩年後的宋徽宗崇寧二年（一一〇三年）被下詔禁毀。至宣和五年（一一二三年），人們以為時過境遷，福建等地重新印行《東坡大全集》、《東坡備成集》等，宋徽宗再次下詔禁毀。以後到北宋滅亡的一二一七年，一直被禁止流傳。宋室南渡後，禁忌漸開，但印行還是慎重的。即雖於宋光宗紹興二年（一一三二年），連選蘇軾文章四百多篇，編註成六十卷，同時為之作註，進呈皇上御覽，然後刻書印行，書名《經進東坡文集事略》，卷首有宋孝宗乾道九年（一一三三年）所作「御製文集序」。「經進」是說經過進呈御覽，也就是欽定批准的；「事略」應是保持當初進呈條陳文件的事由題目，表示對御批的文件原封未動。宋代「經進」圖書不少，例如國家圖書館藏文獻註、王儔補註《新刊經進詳注昌黎先生文集》，文獻為此先上《經進詳注昌黎先生文集》。

這是現存較早並權威的蘇軾詩文集刻本。可以說，「滄海一粟」這原則性錯誤，在此權威刻本中已經造成了。後世印行「四部叢刊」，其中就是影印宋代那部商務印書館推出《四部叢刊》，其中就是影印宋代那部叢書。清朝康熙詞臣編纂《佩文韻府》時，見不到蘇軾手書《赤壁賦》原件，因為當時此卷尚未進入清宮。而近千年間雖有蘇軾手書在世，但由於無照相術，能見到真跡的僅有極少數人，千年一誤，以訛傳訛。

《宋文鑿》作「浮海一粟」

筆者最新研究收穫是，蘇軾個人詩文集之外，南宋呂祖謙（一一三七至一一八一年）於淳熙六年（一一七八年）編撰進呈宋孝宗御覽的《皇朝文鑿》（後世稱《宋文鑿》）卷五，錄蘇軾《赤壁賦》，作「浮海之一粟」。此書見《中國基本古籍庫》所收《四部叢刊》宋刊本「第四十三頁。結合上文提到的《經進東坡文集事略》卷首宋孝宗「御製文集序」，可見宋孝宗分別在一一七三、一一七九年，批准出版蘇軾詩文集和有關蘇軾的詩文。

中華書局二〇〇三年出版的南宋祝穆撰《學圃雜言》卷五，其子祝洙增訂的《方輿勝覽》，以上海圖書館藏南宋咸淳三年（一二六七年）吳興、劉震孫刻本為底本，該書卷五十一「黃州、黃岡、黃陂、麻城」條第三頁，錄蘇軾《赤壁賦》，也作「渺浮海之一粟」；其餘文字與《經進東坡文集事略》本大同小異。此書見《中華經典古籍庫》。祝穆是朱熹的表親和學生。

紹興二年（一一三二年）刻本《經進東坡文集事略》，晚淳熙六年（一一七八年）《皇朝文鑿》十三年。推測就在此期間的傳抄過程中，把「浮」誤作「滄」。今天若推測蘇軾本人抄寫《赤壁賦》有「浮」、「滄」兩個版本，想像成分太重。因為「滄海一粟」不通，蘇軾不會犯這樣的錯誤。

而咸淳三年（一二六七年）刻本《方輿勝覽》作「渺浮海之一粟」，顯然是依據《皇朝文鑿》。《方輿勝覽》是類書，《皇朝文鑿》是諸家文集，二者有共同點。祝穆撰、祝洙父子編撰《方輿勝覽》時，錄詩文記錄偏多，依據《皇朝文鑿》，更方便一些；當然更不排除他們是經過考訂，擇善而從。

蘇詩有「太倉一米」

「浮海一粟」化用《論語·公冶長》：「子曰：『道不行，乘桴浮於海。』」這是孔子一句牢騷話，「怨而不怒」。桴，剝木而成的獨木舟。蘇軾的「浮海」，就是「乘桴浮於海」，是效法孔子，發洩對不容於世的憤懣或者說牢騷。「一粟」形容所乘之「桴」渺小。蘇軾在貶官黃州之前，元豐二年（一〇七九年）任湖州太守不滿三月，御史中丞李定、舒宣、何正臣等，在其《湖州謝上表》及其他詩文裏尋章摘句，羅織「文字獄」，以「文字毀謗君相」罪名，將其下獄。他在繫獄一百零三天之間，幾次面臨臨刑死，還是王安石在皇上面前

力爭：「安有聖而殺才乎？」才救了蘇軾一命。從文學作品角度看，「滄海一粟」是個詞，對一位保存了大量詩文作品的文學家來說，一個詞只用過一次不正常。相反，後來「滄海一粟」的意思，蘇軾是用「太倉一米」形容的，而且在寫作《赤壁賦》（一〇八二年）後十五年，紹興四年（一一三四年）貶到海南島時所作《行瓊瑤間肩輿坐睡戲作此數句》：「茫茫太倉中，一米誰能離？」語出《莊子·秋水》：「計中國之在海內，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！一太倉是國家的糧倉，在那裏一粒米算什麼！近似成語「九牛一毛」。

「浮海一粟」既見於蘇軾作《赤壁賦》之前，也見於作《赤壁賦》之後的其他詩文。之前的如《送頓起》（一〇七八年作）：「回頭望彭城，大海浮一粟。」之後的如《六月二十日夜渡海》（一一〇〇年作）：「空餘舊叟乘桴意，粗識軒轅奏樂聲。」但不論在作《赤壁賦》之前還是之後，就一直不見「滄海一粟」之說。

「浮海」一詞在當時應是常用詞，起碼蘇氏兄弟喜用。如蘇軾的弟弟蘇轍《和子瞻金山寺》詩：「潮平風靜日浮海，縹緲樓臺轉金碧」。與蘇軾同時代人也用有「一粟」，但不與「滄海」聯繫的。如北宋李之儀（一〇三八至一一一八年）《寄羅州畢九》：「造物於我終何功？寓形宇宙一粟同。」蘇軾的老師歐陽修也用「一粟」形容細微渺小，其《僧智詩》：「惟爾於其間，有形才一粟」，暗諷小人，也是用莊子意。

南宋開始出現「滄海一粟」

但到南宋情況開始變化。如南宋紹興年間王洋（一〇八七至一一五四年）《寄題永新鄭成之粟庵》，就把「粟與江海較了：『小如粟大江海，萬形宇宙寧非同。』」說明當時以《經進東坡文集事略》本為主的蘇軾文集流傳已經較多。元人戴表元《耕寬堂賦》有「滄海一粟，太山毫芒」，大抵受此影響。

元人吾丘衍《閩居錄》：「天竺僧傳公，有蘇子《赤壁》墨本，與今本有數字不同：嗚嗚然，作焉；鬱乎蒼蒼，作蔚；灑灑臨江，作舉灑；涉滄海之一粟，作浮海；盈蒼者如彼，作贏；之所共樂，涉共適。一字法甚速，當是初成此作，佳客在座，且誦且書。故心與神變，字隨會而得。」（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，第十一頁。）這是另外的臨摹本，未必是蘇軾真跡，但作「浮海一粟」。

明人刻帖收錄《赤壁賦》的還有萬曆四十二年吳廷《餘清齋帖》，現藏國家圖書館，亦作「浮海一粟」（啓功主編《中國美術分類全集·中國法帖全集》卷十七，第一百九十六頁）。劉正成主編《中國書法全集·三十三·蘇軾》選取的《赤壁賦》是清內府本，也為「浮海一粟」。這些後世版本，「浮海」、「滄海」互見，莫衷一是。

（作者為中國歷史文化學者、北京市檔案學會副理事長、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）